

汉字形体结构与中国辩证思维

吴 慧*

<目次>

- | | |
|--------------------|-----------------|
| I. 汉字构形的整体联系性 | 2. 汉字双偶合成性的思维考察 |
| 1. 独体文的创构与整体联系性 | III. 汉字结构的平衡对称性 |
| 2. 合体字的创构与整体联系性 | 1. 一字之中的形体对称 |
| II. 汉字结构的双偶合成性 | 2. 二字之间的形体对称 |
| 1. 汉字结构以双偶合成性为主要模式 | 3. 平衡对称性的美学追求 |

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汉字因形表意，字形是它的本体，具有一种相当特殊的品格：它用形象具体的形式表达抽象一般的内容，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因此汉字形体的研究是汉字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汉字形体从某一特定时期进行观察，是相对稳定的，基本不变的；从历史长河中作纵向的观察，又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因此对汉字形体结构的研究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而且，它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历史沉淀的产物，并集中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基质。

我们所进行的汉字形体结构分析，关注的重心在于思维认识方式对汉字构形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当然地由汉字的具体构成或如何表现客观事物的具体方式反映出来。《说文解字》作为研讨汉字的经典，我们对于汉字形体结构的研讨也将以《说文》正篆为对象。

*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韩国加图立大学交换教授

I. 汉字构形的整体联系性

从汉字字形来看，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格式塔，它具有整体性。心理学研究表明，对汉字的识别存在整体优先性，人们在阅读汉字的时候，是把整个汉字图像作为一个整体来识别。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周先庚对汉字心理进行了实验研究，认为汉字的心理与“格式道”(今译为“格式塔”)心理有密切的联系，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都是从汉字的全形、整体来认字，决不是先死记某一特点或某一笔画¹⁾。

汉字与世界其它诸种文字相比，它一直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未融入拼音化的世界文字主流，可以说是超稳定的。超稳定性来源于它自己独特的个性。汉字是记录汉民族语言的视觉符号系统，而汉语是一种典型的孤立语，它几乎不存在印欧语系所具有的曲折变化，也不具有日语等语言的粘着成分，因此绝大部分单个汉字就必然是记录单音节的语素或词。特别是古代汉语以单音节的词为主，字词往往同形。一个汉字，一般是代表一个有意义或无意义的音节的，人们凭借感觉感知它，又从整体上把握它²⁾。在此基础上，给它一个代表符号，即一个具体的汉字。“汉字无疑具有一种视觉、听觉、意义单位叁位一体、独立统一的特性”[3]³⁾，也就是说，一个汉字既是一个独立的构形单位(也称书写单位)和语音单位，又是一个独立的意义单位，由此构成一个认知单元。因而，一般来说，每一个字各笔画、各偏旁之间都有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整体，通过外在形体，恰当的表达着先民造字的意图。

1) 姚淦铭. 汉字心理学[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1: 196

2) 向学春. 《说文解字·叙》中的汉字形义统一论[J].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3)

3) 劉志基. 汉字文化综论[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157

1. 独体文的创构与整体联系性

汉字构形的基础是象形。所谓象形,就是“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按照客观事物的自然形体,随其圆转曲直客观地描绘出一种具有形象感的代表符号以表达语言中的词义。象形字多为像实物之形,凡是一物,体积无论大小,或独立,或附于它物之上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高明说:“一物一名,一名一词,一词也即一个音节,因而一个象形字即体现了一件物的完整个体,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⁴⁾古人在绘形象物时,利用一种物体的烘托陪衬,来彰显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物体,例如:“眉”谓眉毛,眉与目在人们的认识里本为一整体图形,无目就无以体现眉的形状,若孤立地描绘眉毛之形,笔画太繁复则不适合构成一个字形,太简略又难以使人明了,所以在简存眉毛之形的同时,连带画出眉下的眼睛。“文”即谓人身上所刺画的纹绣,若单纯描绘纹绣之形难以明确其所指,所以借助于人体之形来作烘托。再如“瓜”、“果”,在蔓为瓜,在木为果,先民在给它们造字时,不只是写出瓜果的形状,而且连带写出藤蔓和树木,但是瓜果的形状特征在整个图像中仍是主要的,枝蔓在表达瓜果的文字内容时,更多的是提供一种背景参照作用。

也就是说观物取象决非一味地机械模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综合概括。汉字构形的基础是依象构形,先民习惯于从事物的表象上作直观的整体把握,而为了确保直观的有效性,突出事物的显着特征,就不能不从整体上把握反映的对象,同时避开事物繁琐的细部规定,而直接把思维导向对事物作简化、辩证、有机的考察。从文字图画到象形字的产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图形的净化,即概括性的象征取代了图画式的描绘,简洁的线条取代了投影式的块面结构,并抓住事物之间的矛盾和形体上的不同特点,在比较和对比中突出其形体特征,表现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区别特征,所构造的汉字整体是事物特征的集合,必定融进了人们对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区

4) 高明.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47

别特征的认识，这与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分不开。

指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实际上是在用象形的方法难以表示事物特点的时候，利用标记符号的方法，指出所表示事物的要点，是将已有之图形与已有之记号相互嫁接，通过图形与记号的关系呈现透露物象涵义，它不像象形字那么直观，需要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才能够了解其特点，获得其所表示的意义。如：

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说文·夫部》）

立，住也。从大，立一之上。（《说文·立部》）

两字皆从“大”，“大”即“人”，属已有之图形，“一”属已有之记号，并不表示特定的所指，在“夫”字中表示簪，在“立”字中表示地。这两个符号，无论是已有之图形的“大”，还是标示记号的“一”，都不能单独、直接代表夫、立的意义，而只有彼此联系，相互嫁接，综合起来进行理解才能表达出“夫”、“立”的含义。

再如“上”、“下”。“上”字下面的一长横代表水平线，上面的一短横(甲骨文)或一竖(小篆)是标记性符号，表示位置在水平线以上这样一个概念；“下”字上面的一长横代表水平线，下面的一短横(甲骨文)或一竖(小篆)是标记性符号，表示位置在水平线以下这样一个概念。“上”、“下”二字，以一横划为界，用短横符号之不同位置表示上或下，而如果脱离了这一横划的依托，这短横就无以表示这个独特的意义。

一般来说，在构成指事字的两个符号中，一个是字，另一个是标记符号。标记符号并不确指任何具体的内容，或是加在独体象形字的某个部位，或是加在代表某种事物符号的特殊位置，以另一个符号提供的背景为依托，恰当地标示出指事字所要表现的字义，从而使得没有具体所指的抽象点划在字形关系的制约下获得与字义的联系，表达完整的意义。

2. 合体字的创构与整体联系性

“合体为字”，它们的组合并不是随意的、偶然的、盲目的，而是在已作了分析的语言所指对象与所采用的独体象形字这些构件的关系的基础上，经过分析、比较、判断、推理、选择和归纳等思维活动之后整合而成的。换言之，是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辩证关系中完成的。

会意是“一体不足以见其义，故必合二字以成字”，“合二字叁字之义，以成一字之义”。会意字的构形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完全以形为基础，以图形的组合来反映某些词义的具体内容，使人看到字的形体，即可联想到语言中的有些词。如：

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说文·示部》)

杲，明也。从日在木上。(《说文·木部》)

杳，冥也。从日在木下。(《说文·木部》)

一种虽然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象形符号所组成，但它不是依靠两种图形的组合来反映语言中的词义，而是采用两种符号的意义组合构成的词义。如：

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说文·口部》)

廿，二、十并也。(《说文·十部》)

吠，犴鸣也。从犴，口。(《说文·口部》)

通过上列诸字，我们可以看出会意字是多个独体字的组合，但这种组合并不是随意的，是认识主体在对各构件进行辨识、比较、和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会意字没有标示文字读音的声符，只能借助一定的构形，通过一定的空间结构秩序，在视觉平面里感受客体的立体形象，从而表达新构成的词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会意字的所有构形部件都与字

义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必须综合起来理解才能获得完整的意义。“会意字的造意具有直观性，部件多系独体字，部件基本上是整体性且以本义参构，各部件的义素间有合理的逻辑关系，经整合后产生新义。⁵⁾”如上文所列举的“祭”，《说文》的分析是：“从示，以手持肉。”示、又、肉叁个部件原本是独立的象形字，但“祭”的结构意义并不是这叁个象形字简单相加的总和的意义。它的整体性质是会意，是示、又、肉叁个构件辩证综合后形成的，与语词所指相一致的一个新的概念载体。如果是示、又、肉叁个象形简单相加，还等于象形，汉字结构就无整体性可言，而缺少整体性的结构，它的文化内涵就无法表达。正如皮亚杰所言：“当然，一个结构是由若干个部分所组成的；但是这些成分是服从于说明这些体系之所以成为体系特点的一些规律的。这些所谓组成规律，并不能还原为一些简单相加的联合关系，这些规律把不同于各种成分所有的种种性质的整体性质赋予作为全体的全体。⁶⁾”再如：“名”，《说文》的分析是“从口，从夕。”不是两个构件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这两个符号的意义具体说明会意之旨，口，可以表示言语类的行为动作，夕，指晚上，夜晚两人相遇，自报名字，使对方知道。构字部件在形式上彼此限制，在意义上互相关联，从而实现整体示意的目标，进而体现出整体认知特征。对这类汉字的理解，必须把这构成汉字的构件综合起来才能把握其中的意蕴。

形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汉字构形，以观物取象为本，在发展中逐渐与有声的语言相对直接地衔接起来，孳生了具有标音成分的形声字，从而开创了从形象和声音两个层面作综合整体反映的新天地。也即按照词义(“事”)设立一个“名”(形符)，依据语音而“取譬”(择取声符)两相合成，共同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如：

窈，深远也，从穴幼声。(《说文·穴部》)

窒，塞也，从穴至声。(同上)

5) 石定果. 说文会意字研究[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61

6) 何九盈. 汉字文化学[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82-183

从穴取意，而以声符的不同加以区别。

船，舟也，从舟铅省声。(《说文·舟部》)

舸，舟也，从舟可声。(同上)

艇，小舟也，从舟廷声。(同上)

皆从舟表示船类别，而通过不同的声符加以区别。

邦，从邑丰声。(《说文·邑部》)

郡，从邑君声。(同上)

都，从邑者声。(同上)

郊，从邑交声。(同上)

皆从邑表示与国邑及行政区域有关的名称，而通过声符的不同加以区别。

形声造字，形符和声符并用，既“取象”又“取声”，两相合成，彼此依赖。形声字和语言中的词既有语义上的联系，又有语音上的联系，形声字的字义表达是由声符和形符共同完成的。简言之，一个形声字就是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组成的，就是形符和声符二位一体。王宁先生十分注意将形声作为辩证的有机整体来认识，他说：“形声字凭借义符来知类，以声符作义符的背景来别词”⁷⁾。而汉字的整体综合认识特征也就通过这种二位一体性得以形式上的体现。

综上所述，汉字无论独体还是合体，其构形要素，在组合的整体结构中，不是孤立的，而总是受着其它成分的制约，从而反映出构形要素在形式上彼此限制而又互相体现的整体综合认识特征。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它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它字符相区别。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

7) 王宁. 说文解字与汉字学[M]. 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76

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

II. 汉字结构的双偶合成性

汉字构形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但我们在强调汉字整体联系性的同时，并不否认它的可切分性。“汉字由构件、⁸⁾，汉字也是可以切分的。所谓汉字形体具有双偶合成性是指构成汉字形体的结构成分在数量和组合层次上具有双偶合成的性质，汉字主要是由两个部件构成的。

1. 汉字结构以双偶合成性为主要模式

“对于独体字来说，它的构件就是它自己，它的基础构件、直接构件和全字是相同的”，⁹⁾独体字本身由一个部件构成，是零合成结构，不宜再拆分，而且在汉字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说文》正篆9353字，单体文428个，约占4.6%。¹⁰⁾我们对于汉字形体结构双偶合成性的考察，重点在于分析《说文》正篆中的会意字和形声字。

会意字主要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象形字或指事字结合起来的造字方法。如：

社，从示、土。

启，从户，从口。

及，从又，从人。

取，从又，从耳。

由两个部件构成的会意字在所有会意字中的比重很大。石定果对《说

8) 韩伟. 试论字形文化研究的意义[J]. 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1)

9) 王宁. 汉字构形学讲座[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8

10) 王作新. 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8

文》会意字进行了系统研究,在保证研究材料的周遍性和普遍性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校补,整理归纳出《说文》会意字有634个,又根据构件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把634个会意字分成单层会意字和多重会意字。构件是独体字的单层会意字总共有371个,其中二合结构的有310个,占全体会意字的一半;构件是合体字的多重会意字,从造意基础单位来看,多数仍是二合的,即仅训“从某从某”,其中的二合者占多重会意字的90%以上,并进而总结:“二合居绝对优势。”¹¹⁾王作新也对《说文》会意字进行了综合考察和分析,在分析会意字的形位数量后指出,《说文》会意字有829个,由两个形位构成的有775个,占会意字总量的93.4%,其中102个同体会意字中,二位比拼的有72个;727个异体会意字中,有两个形位构成的有673个。¹²⁾

两者由于研究的角度和材料不同,得出的会意字总量不一致,但研究结果都表明二合结构在会意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会意字构成的主要结构形式。

形声字是汉字的主体。从形声字发展的历史来看,形声字在文字体系里所占的比重一直呈增长的趋势,至《说文》小篆系统,形声字7958个,占9353个汉字中的83%多,无论是从形声字的数量看,还是从它在总字数中所占的比例来看,都能表明形声合成的方式至小篆系统已成为汉字最主要的结构类型。这大量的形声字,基本上都是由表示义类的形符和标志读音的声符拼合而成的,这种结构特征已然昭示了二位合成的基本样态。如:

《说文·心部》:“慧,从心彗声”,“慎,从心真声”,“忠,从心中声”,“恇,从心军声”。

《说文·水部》:“汶,从水文声”,“洋,从水羊声”,“洙,从水朱声”,“泡,从水包声”。

《说文·木部》:“桃,从木兆声”,“桂,从木圭声”,“桐,从木同

11) 石定果. 说文会意字研究[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197

12) 王作新. 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142

声”，“梢，从木肖声”。

通过对《说文》小篆系统的合体字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汉字不仅是可切分的，而且主要是由两个部件构成，这两个部件在数量和组合层次上具有双偶合成的性质，并成为汉字结构的一个突出特征。

2. 汉字双偶合成性的思维考察

为什么汉字形体结构会具有如此鲜明的双偶合成性的特征呢？归根结底，这种文化现象是与特定文化背景里生成的思维认识方式彼此关联的。汉字的双偶合成性特征，体现的就是一种“物生有两”、“合二为一”的辩证思维方式。

“物生有两”、“合二为一”的思想观念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由两个相互的对立面统一而成的，这两个对立面性质是不同的，如果一方面是“阳”，那另一方面是“阴”，阴阳相比而存。晋国太史蔡墨说“物生有两，……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¹³⁾《老子》确认，“物生有两”的思维已经普遍地为天下人所接受，而且成为人们分析判断事物的当然的出发点。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¹⁴⁾天下不存在孤立片面的事物，任意事物或其事物的任一方面的属性，总是与对立面或对立面相比较而存的。《易传》对这一观念进一步展开了论述，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理论，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归结为阴阳两类性质，还提出了宇宙运动变化的总规律、总原则——“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都可以归结为阴阳两种对立势力的运动变化。

这种将世界两分化的阴阳思维观念映现在民族文化史册的章章节节，

13) 肖楚父、李锦全主编. 中国哲学史[M]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82: 58

14) 老子. 道德经 第二章

渗透于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人喜双不喜单,喜合不喜分,凡事都讲偶讲对。劉勰《文心雕龙·丽辞》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作为客观事物存在形态的常规,其本身所具有的双偶合成性作用于人的认识,先民在创造汉字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契合了这种心理诉求,因形表意的汉字在构件数量上体现出来的双偶合成性便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

我们先来看看会意字。会意字的造意具有直观性,从源则上说无垂直结构(垂直结构是对其所含合体构件再度切分的结果),它的整体含义的直接生成单位处于同一平面层次之内,对会意字的训释方式多是“从某从某”,如:“启,从户,从口;及,从又,从人;取,从又,从耳”。也就是说,“平面结构中以二合结构为主,这符合汉民族传统思维习惯,也体现了尽可能简约的造字原则”。¹⁵⁾

形声字是汉字体系最终实现有序化的标志,是先民们思维高度抽象发展后的产物。形声结构方式的大力扩展,除了因为与其它几种字比较起来,形声字的整体功能最优之外,还因为形声字的形符和声符两个元素同步传达了语音和语义的信息,共同构成文字体系中最根本的深层二元结构,符合了汉民族合二为一的思维方式。在一个形声字中,形符与声符作为两个相对立的部分相比而存,但它们不仅仅是对立、差异,而且在对立差异中重视对立的化解和差别的互补,相随相生,相辅相成。声符的选择是比较灵活的,其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与被记词语的读音相同,它无须也不可能同时考虑到与意义的关系¹⁶⁾,而表示意义的形符的选择是受制约的,局限在传统上已规定的形符目录中,且必须从俗从众,采取属于同一义类的其他诸字共同的形符。但是,形符对声符具有依附性,同一个形符与不同的声符组合可以标指不同的字义。如:“桃”和“柳”,它们都有共同的基础部件“木”,标指同一类属,而通过不同的声符“兆”和“卯”区别开来。同样,声符在形声字中的地位和区别功能也要凭借形符的存在而得以体现。

15) 石定果. 说文会意字研究[M].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197

16) 黄德宽. 论形声结构的组合关系、特点和性质[J]. 安徽大学学报, 1997(3)

如：“江、河”中的声符“工、可”必须依靠形符“水”的存在才能体现出来。由于这一深层结构的影响，在形声文字体系中，“音变”与“形变”始终相辅相成，维系着半表音半表义的二元互补的结构模式。

III. 汉字结构的平衡对称性

平衡对称是自然界的一种普遍现象，是最常见的视觉知觉现象。它同样存在于汉字的形体结构之中，成为汉字构形的又一基本特征。我们认为汉字形体结构中的平衡对称性是指汉字的构形笔画或部件通过某一中介，经过一定变换可以取得一致或相互重合，二者既有异中之同，又有同中之异，凭靠中间环节而保持均势、平衡，包括整体对称和局部对称。

1. 一字之中的形体对称

1) 一字中相同的形体对称

独体文中，常留有源来事物形体的对称特点，可以叫做形出固然，如田、木、大、子、文、中、人等等；也有一些显然带有思维认识习惯的趋导影响，可以说是主观使然，如“册”，中轴两边，左右各二“丨”，对称配置；“雨”，空降水滴，分置中轴左右。

合体字中，常用相同的形体构成左右对称，如林、朋、从字，这种构形不仅是左右对称，而且还有中心对称。它们通过某一中介，经过一定的变换和旋转，可以取得一致或相互重合。

2) 一字中相反的形体对称：

北，《说文·北部》：“北，乖也，从二人相背。”两人相背站立之状。

斗，《说文·斗部》：“斗，两土相对，兵杖在后。”象两人用手相搏击之状。

非,《说文·非部》:“非,违也。从 下翅,取其项背。”

2. 二字之间的形体对称

也有学者把两个形态上下相对或左右相对的汉字称作反形字。比如王作新根据《汉语古文字字形表》进行统计,指出殷代正反对立的反形字有207对,在总数中超过20%;《说文》小篆系统的汉字有34对正反对立的汉字,其中零合成的单体文26对¹⁷⁾。我们不把具有这种形体结构特点的汉字看作是反形字,而看成是对称。

彳、亍:《说文·彳部》:“彳,小步也。”“亍,步止也。从反彳。”

杲、杳:《说文·木部》:“杲,明也,从日在木上。”“杳,冥也,从日在木下。”两字均从日,在木上或在木下构成对称图形,并表示不同意义。

正、乏:《说文·正部》:“正,从止、一。”“乏,反正为乏。”

可、叵:《说文·可部》:“可,从口”“叵,不可也,从反可。”

从、比:《说文·从部》:“从,相听也,从二人。”《比部》:“比,二人为从,反从为比。”

仄、丸:《说文·厂部》:“仄,从人在厂下。”《丸部》:“丸,从反仄。”

予、幻:《说文·予部》:“予”,“象相予之形。”“幻”,“从反予。”

可见,无论是独体字还是合体字,汉字的平衡对称性都是无处不在、始终如一的。

17) 王作新. 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162

3. 平衡对称性的美学追求

从甲骨文到楷书一直传承着这种对称平衡性。汉字的平衡性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是汉字成熟的标志，也是汉民族思维成熟的标志。而汉字的这种构形特征，实际上正是汉民族“叩其两端取其中”，特别强调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在对立中追求和谐统一的镜像。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的“中庸”观念要求做什么事都“叩其两端执其中”，这种观念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观和审美观，“在辩证思维的影响下，汉人产生了以平衡为美的审美观念。”¹⁸⁾汉民族的审美活动史告诉我们，平衡方正给人一种稳定、静寂的情趣和安全舒适的感受，是整个民族所追求的最高审美理想和汉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并渗透到了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各个方面，“反映在汉字的形体结构上也要贯彻中庸和谐的思想，讲求中和之美，间架结构以平整稳定为上，倾侧歪斜被视为不可取的”。¹⁹⁾汉字中每个单位的形体都是独立整一的，并被限定在方整形的格局中，没有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这就为汉字结构的变化提供了视觉审美条件。美感在于整一，汉字的形体使这种整一得到了体现：方正之形的汉字，纵有行，横有列，十分有序，其对称、公允、协调的配置，表现了严整、划一之美，符合汉民族平和、守常、中庸、和谐的心理定势。当然，最能体现这种中庸之道的是小篆和正楷。到了小篆时期，中庸平和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再加上法家思想在秦国取得统治地位，讲究法度和秩序，因而小篆便被视为一种平衡匀称的艺术形式。²⁰⁾方正之形的汉字不仅可以让人们获得美的享受，而且可以锻炼辩证思维能力，从而进一步影响着汉字的结构和布局。何九盈先生在谈及汉字形体的文化功能时说，现代汉字，除了几百个独体字外，其余多为方块形二维组合体。或左右结构，或上下结构。如“桥”的二维空间配置就是左“木”右“乔”，“霜”的二维空间配置就是上“雨”下“相”。他认为汉字的二维方块式就

18) 何九盈等主编. 汉字文化大观[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86

19) 宋易麟. 中国书法文字趣谈[M].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17

20) 宋易麟. 中国书法文字趣谈[M].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2：17

是汉字系统性的基本特点,“它提供的文化信息虽然弱于独体字,但比之拼音文字,其人文意象性还是显而易见的”。²¹⁾

对称是自然界万物的普遍原理,是生物体自身结构的一种合于规律的存在形式,同时也是社会公认的形式美的主要法则。不管是精神产品,还是物质产品,都努力追求均衡之美,如甲骨文,龟腹甲上的刻辞,也以中心界为线,左右对称。古代建筑在设计思想上有一个长期延续的基本定势,即将主要建筑物安排在一条笔直的中轴线上,左右取得均衡对称。“在图形符号合甲骨文字中都有明确的中心位置,它们均呈现出良好的平衡感和稳定感。”²²⁾美学是这样定义对称的:“事物中相对或相似形式因素之间相称的组合关系所构成的平衡,是平衡法则的特殊形式。”

像上列所举上下、左右、可亘、比从、正乏、杳杲等等这种两两相对的汉字的出现,很清晰地折射出造字者的思维脉络:围绕一个焦点,向两极延伸,从而使形体对称而协调,意义相反而相成,这已经具有了二分法的思维特征,暗含了客观世界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的特性。中华先民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日有升落,月有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地有南北,物有雌雄。那幺作为反映人的主体思维的汉字必然会有这种认识的映射。汉字的这种构形特征,实际上正是汉民族“叩其两端取其中”,特别强调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在对立中追求和谐统一的镜像。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对称、平衡“可以产生一种极为轻松的心理反应。它给形式注入平衡、匀称的特征,从而使观看者身体的两半神经作用处于平衡状态,满足了眼球活动和注意活动对平衡的需要。”²³⁾汉字因其外在结构上对称、平衡的审美形式最符合汉民族平和、守常、中庸、和谐的心理定势和审美需要而深入到了中国人的意识中,并影响和规定着汉字的形体结构。从审美心理来看,汉字构形体现了中和平衡、内向充实的审美性格。

21) 何九盈等主编. 汉字文化大观[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81

22) 潘运告编著. 汉魏六朝书画论[M].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 45

23) 腾守尧. 审美心理描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295

日本著名学者高田忠周在《古籀篇十八》中对“八”的释义可以作为有力的注解：“按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又按，八字有别体。从ノ”T以会意。ノ，右戾也，从反”T；”T左戾也，从反ノ。ノ，”T为转注。……又按，凡事物之理，一治一乱，究而后通，亦是自然之理也。”²⁴⁾ 汉字内部的一治一乱促成了外部的平衡与对称。

反过来，文字形式上讲究平衡、对称、协调，反映的是认识主体的审美理想和心理品性。在汉字构形上，先民为了追求这种平衡对称的视觉效果，甚至不惜牺牲字形表词的完整性。如在形声字中，经常会省去形符或声符的一部分，有了所谓的“省形”、“省声”结构。例如，《说文解字》把“珊”分析为“从玉，删省声”；把“弑”分析为“从杀受(杀)省，式声”等等，这种为了求得字形的整齐匀称和书写的美观方便而省声省形的做法，使汉字平衡对称的表象特征就成为人们追求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的映射。

当然，平衡并不等于完全的整齐对称，平衡的构图并不一定是对称的构图。在艺术理论中，平衡指的是一种心理体验，例如：在一个平面的或一个二维的构图中，处在中心的人物或建筑要大于两侧，否则就有些失衡；在一幅画中，较大的或看上去较重的形，应放置在下半部，（如“集”、“架”）；右边的形在感觉上重于左边，因而在左边通常要用大一些的形或者简单规则一些的形，（如“体”、“锦”）左右平衡在汉字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复杂的汉字结构本身是有一定的内部平衡律的，各种字体也有各自的规律特点，如在小篆阶段，横要求完全的平衡和对称，左右、上下所占空间大致相当；而在隶楷阶段，则讲求主次之分，如“多”字，下夕字 要比上夕字大，“林”字，右木字要比左木字大，经过让下和让右，对称的源则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仍然努力地把不对称的形体趋向平衡。一方面，它进入了更高的艺术辩证法的境界，另一方面，经过平衡与对称阶段的不平衡与不对称，是不平衡中的平衡²⁵⁾[25]

综上所述，汉字作为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系统，除了记录语言之外，

24) 高田忠周. 古籀篇十八[M]. 见《古文字诂林》 第一册 第622页

25) 何九盈等主编. 中国汉字文化大观[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145

还有自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认知作用和文化价值。汉字积淀着汉民族实践的历史尤其是认知的历史和造字时的文化观念,凝聚着汉民族先民复杂的心智劳动、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从独体到合体,从会意到形声,从自然之象到汉字之象,一个个汉字及其原型,实际上就是汉民族思维活动的外化”²⁶⁾。而这种外化正是藉其外形得以直接表现。汉字文化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汉字不仅仅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还通过汉字构形反映先民的思想内涵,特别是古汉字,丰富地表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民俗风尚、宗教迷信、伦理道德、礼法制度乃至情感世界,还是汉民族特定思维的产物和特定思维方式的工具。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可靠的宝贵的资料,“每一个汉字似乎都是一个活化石,活泼泼地袒呈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昭示着历史演进的轨迹,细加玩味,就可以从静态的形体走入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圈中去。”²⁷⁾正是汉字形体构造所具有的特殊的价值体现着与语言不同的属性,也体现着汉字同其它文字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认识汉字的这种作用,对于深入认识汉字的性质、分析汉字的构造和演变规律,尤其是对于汉字的思维学考察,建立更加科学的汉字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姚淦铭, 汉字心理学[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向学春, 《说文解字·叙》中的汉字形义统一论[J]. 重庆邮电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第3期
 劉志基, 汉字文化综论[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
 高明, 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 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石定果, 说文会意字研究[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26) 宋文程. 汉字原型: 聚象与智能[J]. 唐都学刊 1997(2)

27) 詹绪佐、朱良志. 汉字的文化通观[J]. 安徽师大学报 1987(3)

- 何九盈, 汉字文化学[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 王宁, 说文解字与汉字学[M]. 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韩伟, 试论字形文化研究的意义[J]. 郑州大学学报: 哲社版, 2003 第1期
- 王宁, 汉字构形学讲座[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 王作新, 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0
- 石定果, 说文会意字研究[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6
- 王作新, 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0
- 肖楚父、李锦全主编, 中国哲学史[M]上册. 人民出版社, 1982
- 老子, 道德经 第二章
- 黄德宽, 论形声结构的组合关系、特点和性质[J]. 安徽大学学报, 1997 第3期
- 王作新, 汉字结构系统与传统思维方式[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0
- 何九盈等主编, 汉字文化大观[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宋易麟, 中国书法文字趣谈[M].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2
- 何九盈等主编, 汉字文化大观[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潘运告编著, 汉魏六朝书画论[M].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
- 腾守尧, 审美心理描述[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高田忠周, 古籀篇十八[M]. 见《古文字诂林》 第一册
- 何九盈等主编, 中国汉字文化大观[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宋文程, 汉字源型: 聚象与智能[J]. 唐都学刊, 1997 第2期
- 詹绪佐、朱良志, 汉子的文化通观[J]. 安徽师大学报, 1987 第3期

<Abstract>

Chinese-Character belong to the ideogram, who use figures to express meanings, and the figure of character is its main characteristic. It is not only a writing symbolic system for

recoding Chinese-Character but also the product and tool of the thought of Han nationality. By the theory of culture of Chinese-Characte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Characters with dialectical thoughts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Chinese-Characters' structure.

주제어 : Chinese-Characters, dialectical thoughts, form and structure, semantic